

萬有文庫

第集二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駢體文鈔

(三)

李兆洛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駢體文鈔

(三)

李兆洛編

國學基本叢書

駢體文鈔卷二十

【論類】

賈生過秦論 ○○○學傳左氏時近短長竟無一語出入其間故奇○以駢體爲名不當入此文既收此冠論體亦得不必拘於著書非文章之說文章豈有不源於著書者

文之次第當從史記秦亡於子嬰故首責子嬰之不善救敗而歸諸壅蔽傷國正意具于此矣下乃補出形勢之不足恃以圓險阻難犯之說末乃暢言取與守不同術見秦不亡于子嬰而亡于始皇二世以補注遂過不變暴虐重禍二語而意則側重始皇故前後以救敗正傾相呼應

李氏云次第當從史記要亦遷就之言始

皇二世子嬰層遞而下而結束以先王知壅閉之傷國云云秦之盛也以下總攝上

文爲後王正告是著書本義史公則以子嬰猶可全秦故移其前後觀典引可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難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

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無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敵，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于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並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繩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並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于是六

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于秦。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于殊俗。陳涉，甕牖繩枢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蹠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殼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鉤轡棘矜，非銳于句戟長鏃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節，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

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勿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班叔皮王命論○○起伏結撰盡言盡意遂成東京文體匡劉而後此其轉

安徐重固

匡劉以下之文此評盡之而子政嫖姚矣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鑽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閼于天位者乎是故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鷺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梔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

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賞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士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李蕭遠運命論 ○○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此文注腳○希世苟合一節興感所由○處處卽逐客督責二篇亦相出入

可謂浩乎沛然矣。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元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姒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曠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郏鄏。卜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

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闡闡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求成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篋除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

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觀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知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何之跋躡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闢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汝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拔袵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

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曹元首六代論

○○文無今古以有隱顯射激者爲高深○正喻始終一意
所以鬪亂不亂然蹊徑存焉○摹擬長沙轍迹太顯

一氣奔放尙是西漢之遺往復過多則利害切身不觀言之灌灌耳義門辦此爲陳思之文信然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叔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若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

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繙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於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咨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

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芘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見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堯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輒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

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闈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擢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阮嗣宗達莊論

○文有首尾故嗣宗不失爲至慎
○上接東方與抱樸同其規格

約文子及道德指歸論而爲之文亦相似通易論佳於此而散漫無紀文弊問答之體與解嘲客難略相似而用意自不同晉以後著論每多此類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翹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厔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浹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愁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闡嚙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躊躇然視投跡踏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袞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旛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脩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

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嚙喻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峯之上者。資端冕。服驛駔。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驛駔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元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溼。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積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官。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

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欲奔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病萌則生意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死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元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以永存也。鴻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己爲小雲。將不失於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實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兵難經者。亡家之子也。剗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沉澱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成非媚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淵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燬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洿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淨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

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
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
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相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己。夫鴈
之不存。無其實。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訛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
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
束馮軾者。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
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敍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遐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
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
山子。卒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
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元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
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
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脣脈亂次。而退躊躇失迹。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
愧於衰僻也。

嵇康養生論

○自放

此等文自論衡出。時有牙慧可取。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天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不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衡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蟲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閼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元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臟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

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嘆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城。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畝澗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不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棄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元。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陸士衡五等論 ○ ○ 間架遂成。○須尋其論議營陣。與元首同異處。乃識文章升降之故。立言先運思極密。細意極多。然亦以此累氣。

後之法 ○ 何嘗不闡盡能而不能執規矩以爲方圓。措意欲挽昔人之偏。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便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如衆目營方則天網自祀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降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士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執使之然與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

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闢。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捷。士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鉅擊震於闢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方天。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闢。撟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物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鑄銘稱量而出字句皆有氣類于古爲散朴于後爲指南

潘正叔安身論

理勝○舊于平鈍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得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自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

銳智抽鋒擢頸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懼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駕塞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強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耶豈不始于私欲而終于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遭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形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

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于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升晉紀總論○○明選文著書降爲單簡○厚集其陳使轉處有力有神佳篇也

雄駿類賈生縝密似子政晉文之傑也

雄駿則未盡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軒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瑣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元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

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智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非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天下有無窮人之謠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

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滻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者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寘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澣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緝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頤屢言治道。博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途。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幾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

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去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何承天安邊論

○婉雅○指畫精鑿文事安翔由

平實周盡文氣近東京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渤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遣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纖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敗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牛車，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

其士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糜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恆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歸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今春踰濟旣獲其利乘勝狃狀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姦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也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沫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阤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闔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牛車以飾戎誠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佰兩參合鉤連以

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山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惟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牛車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幹利鐵旣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

立關候杜廢閒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鏽別造程式若有遺鏽亡刀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微敵之要也

劉孝標辨命論

○奇才不達興感之由因以自命故激昂憤厲語無餘蘊然後知蕭遠爲溫然其辭

疎越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譬發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闢其惑至於鶻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謫謗譏謙昨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元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其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助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水流石文公寃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

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瓌。瓌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瓌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其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龜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囁顚額。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辯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祿。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劒。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

睢河鮑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宏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邱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絃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元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縷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徒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

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凰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馨。于叟種德，不逮勸華之高；延年殘獮，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紝，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弟，立忠貞，漸禮樂之餘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誦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劉孝標廣絕交論 ○○尚有韓非呂覽遺意

辭勝于理文苑之乘梁

以刻酷擗其憤愧，真足以狀難狀之情。送窮乞巧，皆其支流也。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間？」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絅縕相感，霧涌雲蒸，嚶嗚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篋，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從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敍，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鵠，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

驥蠻屈從道汎隆日月聯璧贊饗齊之宏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元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驥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鑑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喚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燼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驥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堯躍颯沓鱗萃分雁鷺之稻梁濡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僂加以頰頤蹙額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敍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又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逾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駢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驕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鷺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幹鳳雛曾史蘭薰雪

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纏微
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
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
其流五也。凡此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闔閨。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
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後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
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
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穢養。貞介所
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櫛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
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遁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
衣裳雲合。輜輶擊轉。坐客恆滿。跕其闔闢。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
翦拂使其長鳴。彩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緡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郿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
巇。一至於此。大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盧子行勞生論有文有真氣者可以不朽正不謫其怨懟駭雜○末一節亦反言若正

亦絕交之流而氣已涉俗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此論因言時事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憚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中冠之後濯纓受署纏繅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蹠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蟲惜春漿鴟憮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博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槐腥臊可蹙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苦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當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

鄧林之攢植。雙鳬退飛。不虧渤海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寧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雲飛泥沈。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蔚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尙。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遭危。元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涕流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騎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撫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詔笑。助其愉樂。詐泣僂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兕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慙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上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媿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紅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厭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

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擔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沿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埽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貢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攬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李公輔天命論

○承華緝之末流稍思反質所
以兆初唐也○洮洮易盡

較王命論便有雅鄭之別而春容茂美固足下開燕許

粵若邃古元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絪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城元烏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王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鱗之集沒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

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蠅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殞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闢。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烟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恆如升。推帝居歆。剏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敍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頰。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贊。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元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元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

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棲棲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擢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剡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鳬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橐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遭顛覆之軌趙趙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鍼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有命不恆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辨吳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

【序類】

劉子政上戰國策敍○○

實以勁氣不徒渾厚

姬傳先生云不及過秦雄駿然沖溶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兆洛以爲如先生之言則知東漢魏晉之文所自出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苦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悞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敍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

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効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儻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許叔重說文解字序○○

尙是周秦諸子體勢

敍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躡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濱竊仰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旣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希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王叔師楚辭章句敍○○

漢世文章無論純駁原本經術其長予復堂文錄甲編敍詳之

敍曰昔者孔子叢聖明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謗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

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竚其文采。以相教傳。至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燦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據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中正爲高。以伎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辟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捐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知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翶將翔佩玉瓊瑤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鷺。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敵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登昆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邵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某終後。

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陸士衡豪士賦序○○

頓挫回薄意內言外
不當僅賞其清新

此士龍所謂清新相接者也

神理亦何減鄒枚

鄒枚隱顯激射處不易至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袞服荷戟立於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快快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曖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

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釀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移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亡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謂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石季倫思歸引序 ○ 氣體
不俗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于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于萬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遊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慨然有凌雲之操歎復見牽羈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間煩艱常思歸而永歎尋覽遺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

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于絲竹也

郭景純山海經序○○

系旨瑰文
郭生獨絕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閑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麁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述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轡龍蟲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驥耳驪驥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守見西王母樂而忘返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

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敍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亦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王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靈無滯蹟曲盡幽情神焉瘦哉神焉瘦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滅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闕闢其茀蕪領其元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墮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陵歸浮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王逸少蘭亭集序

○雅人深致玩
其抑揚之趣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敍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敍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葛稚川抱朴子序

○散朗修飭

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鷕鷀之羣藏逸迹于跋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駿之騫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礲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躡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草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悉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年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俳儕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言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廬山道人遊石門詩序

○○○其爲神遇豈山水而已哉少喜此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岩元映其上。蒙形表于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于舊俗。而未睹者衆。將由縣瀨險峻。人默迹絕徑。迴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于時友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途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爲安。旣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塵乃造極。于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于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阜周迴。以爲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觀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淶鏡靜于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而檻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亦已脩矣。斯日也。衆情奔說。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元音之有寄。雖彷彿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懽。而欣以永日。當其沖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厓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賾其照。閒邃篤其情邪。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有已往。乃悟幽人之元覽。達恆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于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瞩。九江如帶。邱阜成坪。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迺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迹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于中。遂共詠之云爾。

張思光門律自序 ○ 極矜慎 狂狷之言 傲然不屑山看野簌 一洗肥甘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缺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正以屬詞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辨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日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綱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宜振綱也

任彥升王文憲集序○

雖甚敷腴語必博質行以傳狀之體
輒清英品目固當美于休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謀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力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筮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藝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樞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樞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宏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

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尙。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尙幼。弗之先告。旣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卽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尙公主。拜駢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宏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尙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爲尙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素舊宗。樂傾恆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尙書左僕射領遷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長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尙書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

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恆慕
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
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子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
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
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
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宏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取異興微繼
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
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眷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
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
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
容未嘗言人所短宏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宏以青冥之期公詮品人
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
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苟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
宣威授旨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
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宏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
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

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儒民瑚璉之宏器防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聲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禮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帙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錄如左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

○○六藝附庸蔚爲大國江河萬古精爽宏多矣

書遂與六經並壽吾師吳和甫少宰嘗深論之比之菽粟之子殊玉云

式觀元始眇覲元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苟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憇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骚

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鑪並驅。頽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牘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詞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紺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大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選。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紀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釋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旣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

識度非常，深至。
似勝文選序。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莫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旣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鶴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饗饕之徒。其流甚象。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間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

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又爵祿可辭不必傍求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作文與選集之理俱備音節可誦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鵠園善誘馬苑宏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牌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元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脩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尙云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媿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元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立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伊師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峩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尙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鮮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同歸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興倘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梁元帝全德志序

爽氣

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陸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辨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矣蹀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旣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恆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梁元帝丹陽尹傳序

雅

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皋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旣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所遇之深多用宰輔皇士受圖負扆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敍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

○○

當寧有此沈痛之篇而覆亡不晦知六朝有無本之文悲悼感憤寄慨在耳目之前

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于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

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屐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斲剗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于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棲于宮寢麥穗黍離被于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于危年廿滅亡于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望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似未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平鬯之篇可留可去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鬯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還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微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閭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蓋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摛藻銅雀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圭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總鄒魯之儒墨偏繩紺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巖廊委咸庶績時非從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欹案而忘怠況復迄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僨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衢樽而挹多

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棗據。區區前史。不亦恧歟。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礙。五時密教。月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華。豈直得解纓須。提舍鉢瓶。沙騰曇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電起。至於宴游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興詠。並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儒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蠶。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尙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雅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一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劉孝標金華山栖志序 ○

賦體絕似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躋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闈。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毛羽瘡痏於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靄濡霧露。彌

願閒逸每思濯青瀨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蚓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膏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木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淳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譟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巒屹嶺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壠路迫隘魚貫而陞路側有絕澗閘閘摩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皋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圍山周繞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霪滴瀝生響迴波跳沫洩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纓汲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裏折白蒂抽紫莖櫨蠹苯蕎捐風鳴籟垂條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葦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花照水皋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邱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翶翔羣鳳風胎雨殼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迺鴟日伺晨響類鐘鼓鳴蟋候曙聲像琴瑟元猿薄霧清囀飛猿乘煙咏吟嘈囁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蹠管籥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閒虛納祥生白

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薰爐夜爇。法鼓旦開。予則跕躡摶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分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樓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壘。瓊瑤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跡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瀲瀲。漭涌泱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櫟蕭瑟。被陵綠阜。外則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鳬雁充厭。春鼈旨膳。碧雞冬筍。味珍霜鶴。縠巾取於邱嶺。短褐出自中園。寒蔣逼側於池湖。菅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釀。饁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噭。盛論箱庚。高談穀稼。溫謳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譬。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豈與稽生齒劍。楊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庚子慎書品敍

○調已
凡下。

元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於元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縢。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註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歷頌正。而化俗帝教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

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泊中葉舍繁從省漸失穎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舍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旣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腳傍低鵠頭仰立墳瓢板上謬起印中波迴墮鏡之鸞楷顧彫陵之鵠並以篆籀重複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以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業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蕺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誠子求諸故跡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二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酈善長水經注序

○○雖未與山海經敍抗手亦頗樸屬微至其託體然也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莫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盼川域

之說而涉士游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髮鬚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達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反三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躉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繆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繇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狀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洞湍決瀼躉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衿求其尋省之易

徐孝穆玉臺新詠集序

○○
之上
無字不工
驅嶠蒨麗審

四六

陵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瑤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鄭巧笑唯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駁婆駛纖腰於結風長樂鶯鶯奏新聲於度曲粧明蟬之薄鬢照墜馬之垂鬟反插金蓮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

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姮娥競爽驚鸞治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研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葡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劍晨嚴銅鑾晝淨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疏鐘勞宮中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宮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齒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謬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務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選錄去盈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麗以金繩裝之寶軸三臺妙札亦龍仲夔屈之書五色花牋皆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紛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旣終朱鳥牕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縉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却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無或譏焉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下

此卷不當撰錄非可
以蕭選述贊藉口

【序類】

司馬子長史記自序

馬班二序不當箸錄此亦誤于蕭選之有史述贊也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報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旣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鏃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震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略推作三代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

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湖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文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大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翻忽五家之文拂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穐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于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三跡

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邱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旣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旣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旣死周封微子襄公傷于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旣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陳國旣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于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鼈鱗與處旣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于韓嘉厲公納惠王作

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驥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旣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賀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旣譎謀。禽信于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于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惄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勿許。厲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墳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

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于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于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于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
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于權吳楚之兵亞夫駐于昌邑以厯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
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價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
旣王親屬治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
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
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
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
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旣匡父伍員奔
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
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鞅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蹠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
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
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
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戰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
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
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戰之圍使其君復稱于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

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謗于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游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訥于魏齊而威信于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于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旣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于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于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于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作鯨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旣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縹常從高祖平定

諸侯作傅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
第三十九能擢剛作柔卒爲列臣樊公不劫于勢而倍死作季布樊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
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
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于言敏于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
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
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
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
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于當敵仁愛士卒
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
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
以侈靡相高唯宏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
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
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筰之君
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爲作司馬
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鯨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
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

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于戩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說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旣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

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

班孟堅漢書敍傳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廟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篋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沿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敍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士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元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畢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世宗曠曠思宏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旣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實叡實聰臯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燁燿

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尙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外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皓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闡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懶威神彫落洪支底剏趾臣婉變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性諸侯王表第一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奔世宏業爵士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諱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迪于秦有革有因猶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敍述古今人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于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算迺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張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賦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搘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時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

郊祀志第五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乖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迪敍世代實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作五行志第七坤作地軸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劃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夏乘四載百川是導惟河爲藉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陘棗野武作匏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慮義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篆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梁籍煽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侯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鷗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閏鎮我北疆德薄位缺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弈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季氏之謫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

或金或社。述季布。纏布田叔傳第七。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赳赳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元默。繼而勿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參傳第九。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阨鴻門。推齊銷印。殿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擾。歸漢乃安。斃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旣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舞陽鼓刀。滕公廢驕。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樊酈。滕灌傳第十一。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廣阿之塵。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請錯。塞塞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或慙或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宏大。述蒯伍江。息傳第十五。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天天伸伸。慶祉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霑。牛蹶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徵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

鼂錯傳第十九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于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訥輕趙敬險詖中山淫醫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虧王命述李廣蘇武傳二十四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輶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焱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二十五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旣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疎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爵乃試兒生亹亹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宏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旣成寵祿亦擢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

蹴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嗚呼史遷薰皆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孝武六子齊昭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六世耽耽其欲浟浟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其國述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東方贍辭詆譖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汗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葛繹內寵屈釐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敞義依霍庶幾云已宏唯政事萬年容已咸垂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王孫贏葬建迺斬將雲廷許禹福逾刺凰是謂狂狷敞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祋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載德馳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矯矯立功立論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哲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干其仁考廣德當宣近于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婚子是謨革是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宏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

十五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訏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赳赳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民所嘆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潔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長倩惻惻觀霍不舉遇宣迺拔傅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躡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子明光光發迹西彊列于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蔭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樂安襄襄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媒博山敦慎受莽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樂昌篤實不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才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輶而覃思草法纂元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擴擴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

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掊克爲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旣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嬪嬪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重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詭矣禍福利外戚高后首命呂后顛覆薄姬嫁魏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伐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旣興扇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史姊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歛歛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

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凡漢書敍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
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敍傳第七十

史記漢書自敍之篇章實所謂員以神方以智者於此昭然若揭

乍讀之以子長疏拙處多孟堅整栗處多用韻亦班較密獻附讖

駢體文鈔卷二十二

【雜頌讚箴銘類】

董仲舒山川頌

繫辭戴記之文
荀賈賦篇此與鼎足

山則龍從巒嶧。嵬崔嵬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濺。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旣似力者。盈科後行。旣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旣似察者。循豁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旣似智者。鄣防止而能清淨。旣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旣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旣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獨勝之。旣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旣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王稚紀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并序○○森竦筆
力甚偉

以質得古。出于凡。將滂喜者也。

惟《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爲充。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先。凡此四道。垓鬲尤

艱。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縣峻。屈曲流
頗。下則入冥。廣寫輸淵。平阿泉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確盤。臨危檣礪。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邇尋弗
言。于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僚咸從。
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敝而晏平。清涼調和。烝烝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
守楗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明。炳煥彌光。剗過拾遺。厲清八荒。奉軀承杓。綏億衛疆。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蕩。真雅以方。
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宏大節。讜而益明。
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驛艱卽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君執繼縫。上順斗極。下答《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
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懷。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嘆誦。

序曰。明哉仁智。豫識難易。原夫天道安危。所歸勤勤。竭誠榮名。休麗。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序。○原本鼎彝數陳善績辭不迫切。自有矩度。神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爲行。披覽詩雅。煥知其祖。
高帝龍興。有張良。善用籌策。在帷幕之内。決勝負千里之外。析珪於留。文景之間。有張釋之。建忠弼之謨。
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苑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爲令。令退爲嗇夫。釋之議爲不可。苑
令有公卿之才。嗇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從言。孝武時。有張騫。廣通風俗。開定畿寓。南苞八蠻。西羈

相係不殞高問孝弟於家中譽於朝治京氏易聰麗權略藝於從政少爲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爲從事聲無細聞徵拜郎中除穀城長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臘正之際休囚歸賀八月算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存恤高年路無拾遺犁種宿墅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縣獨全子賤孔蔑其道區別尙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陝君懿于棠晉陽珮瑋西門帶弦君之體素能雙其勳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頽頹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奚斯讚魯考父頽殷前喆遺芳有功不書後無述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惟新

於穆我君旣敦旣純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紀行來木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綏御有効利器不覲魚不出淵國之良幹垂愛在民蔽芾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繆唯淑是親旣多受祉永享南山千祿無疆子子孫孫

蔡伯喈祖德頌有樸致○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

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

蔡伯喈京兆樊惠渠頌○○○

中郎之文如平原大河氣脈繇遠神理出于詩書經術之士爲範百世異時淫麗浸染我思大雅之卓爾矣純懿閑遠中郎絕塵韓曾之流從何

步學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墮墳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趨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陘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詢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窯瀆灑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梗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謌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澗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旣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旣富且盈爲酒爲釀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于是方捧璧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麌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河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蝶瀛之與螟蛉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有變化有神完氣足意內言外不刊之文

此士衡所謂文繁理富意必指適者也優游彬蔚精微朗暢兩者兼之

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博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年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頌曰茫茫宇宙上塗下鑽波振四海塵飛五嶽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

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清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闈是關鴻門是寧隨難榮陽卽謀下邑銷印基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元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濟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足離項於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擢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擢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旣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弦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觀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元凶旣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愧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棟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肆王信韓孽宅士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變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旣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

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于鴻門披關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蛇據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穎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輜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輶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鄆鎬柔遠鎮邇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囚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穆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蟠蟠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執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嫗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宏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謹錯音衰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陸士龍盛德頌 ○○足使曾宣變色陳卻步亦堅韌亦嫖姚直使孟堅變色亦

風骨不逮功臣頌而織詞甚縟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爲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慨然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爲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糞土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叡哲越三代之高蹤膺有聖之元景蘊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漸豐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寶命鑒民顧天思文叡聖以宅神器六合炎駕八荒星錯企皇居於阿房掎逸鹿於九野謀猷回遹天人匪祚乃爾斯國授漢于西京是以先紹五緯章太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垓闢授命之符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螭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緯以蓋天廓元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玉堂海袖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殮納獻規之客元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魚飭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輶良平鳳棲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奇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分逋虜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灑狂塵以肅地□□□轡於舟輿竦峻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羣生天人允嘉民神協愛歷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羣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圓丘延萬乘於帝室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惠戎羌蠻夷之墟雕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蓋天臨地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

卽命舟人弭楫水沚瞻仰山川舊物湮替永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拊心遐慕
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陽
之關提鉞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奉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靡盬肅將言邁實衡罔極
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五精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觀薄狩五服時邁玉
輶言巡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恍惚愚情振蕩靡審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闔閨之情謹住水
濱拜章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
以美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文王之容可觀永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前代
元勳茂功超蹤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揄揚者也臣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
測地厚貴獻狂夫區區之情臣雲云晉太子舍人臣陸雲上

於皇漢祖纂胄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棲列火精幽光爰茲聖緒頽維弛綱靈曜熠爍躋景扶桑
則天未墜重規昊蒼其規伊何橫乾作峻厥德不回矩地能順憑河拓景襄嶽殷韻龍章炯偉虎質碩變
有秦不競罔極黔首震驚予師思虔神主上帝曰咨天鑒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旣受帝祉
雲騰下邑風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雲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廣克遐威凌羣桀德潤諸華
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蒸徒蒸徒旣和旣順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超彤旆電尋
推師蕭曹撫劍高吟元戎薄伐時罔不龕凌波川瀆肆野陸沉咸陽克殄旣係秦后峨峨阿房乃清帝宇

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換不式王命王命既愆黜我西上於鑠王師遵時匪怒爰赫乘疊席卷三夏
嘽嘽戎軒矯矯乘馬變伐強楚至于垓下天誅薄曜暴籍授首區夏既混宇宙蒙乂肅肅帝居巍巍神器
有皇于登是臨天位繡文于裳組華于黻明明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維辟公宣聲路寢發號紫宮
頒此愷悌以畜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瑟在御大子舞功越裳委贊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開國乘制
分圭祚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恢恢疏罔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閑
漸澤冀域沾被戎蠻連光大素萬載不刊語見其大

陸士龍登遐頌○

夫死生存亡二理之已然者也而世有神仙登遐之言千歲不死之壽其詳固難得而精矣列仙之道作
者旣集而登遐未有焉莊周有言我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彼之有無蓋難以理求我之妄聽顧可以言
寄之遂爲頌云爾郊間人王子喬元洛孔仲尼九疑仙人大勝山上女李少君梅福張
招左元放劉根黃伯嚴費長房何女子焦生鮮卑務塵韓衆任化子林陽子鬼谷子

淵哉郊間懷寶採薪媚茲伯陽常道是夤俯翼遊周攜手入秦遺物執一妙世頤神思我元流浩若無津
王喬淵嘿遂志潛輝遺形靈嶽顧景亡歸變彼有傅與爾翻飛承雲儻忽飄飄紫微元洛妙識饑餌神穎
在陰儻逝卽陽無景逍遙北嶽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合神自靖孔某大聖配天宏道風扇元流思探神寶
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試丹書有造茫茫九疑登暉太素有漢登聞神具爾顧
登彼靈丘聿來載步貽我則歌永揚遐祚大勝之娥厥猶翼翼降宮有和納符帝側揮杖指辰絕音頽息

在漢之衰頽火炎精梅公指景有皇遺形逝彼文辭胥此洞庭神輝絕景豈外北冥張招澄精妙思元芒
則是神物錯綜徽章乃幽乃顯若存若亡因形則變倏忽無方左生清純放情元味在物淵沉泝虛攸途
清酒一壺百朋具醉有命集止乘龍來萃載見君子言觀其蔚劉根登嵩遺世盤桓形委服容口厭瓊蘭
挹彼呼翕爲爾朝餐景絕巖穴光茂雲端伯嚴志道翻飛自南北食中嶽練形嵩岑奔星凌顏朱光垂陰
雲精九口握耀盈襟長房有懷承師問道蒙險洪海晞心元浩將登蓬萊祚爾難老嘉命旣錫如何勿考
逝矣何女芳靈旣彫安寢曾邱逝魂清霄喪魄載營大墓崇朝玉趾再步於焉逍遙焦生卜居在河之東
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頤神太素淑思元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北狄務塵在彼沙漠含神自頤靜居有恪
自彼王庭聿來伊洛天子命之載見紫閣衛衆終化靈毛揚葩慎爾貞心神祉來荷靡靡夷門體道含真
殞茹靈卉凌雲頤神林陽餌車明視聰耳壯子旣飪步睇千里任化凱入輕雲揮止移形善變載坐載起
悠悠鬼谷永言潛止要終有集資生無始綢繆方平在彼二子芬響蘭揮有來盈耳秀

孫興公聘士徐君墓頌序○○亦遂初之微言本色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邃音徽遠播餐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
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
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
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撫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

懷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委。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蒼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邱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清

江文通閩中草木頌十五首

有序○○之拙語可思

拓橋頌而大深

僕一命之微，遭萬代之幸。不能鑄心礪骨，以報所事。擢翼驥首，自致丹梯。爰乃恭承嘉惠，守職閩中。且僕生人之樂久已盡矣。所愛兩株樹，十莖草之間耳。今所鑿處，前峻山以蔽日，後幽晦以多阻。饑猿搜索石瀨，飛棲庭下。有故池水常決，雖無魚梁釣臺，處處可坐。而葉饒冬榮，花有夏色。茲赤縣之東南乎？何其奇異也！結莖吐秀，數千餘類。心所憐者，十有五族焉。各爲一頌，以寫勞魂。

江南之山，連障造天。旣抱紫霞，亦漱絳煙。金荆嘉樹，涵雲宅仙。姱節詎及，幽意誰傳。荆竦枝碧澗，臥根石林。日月斷色，霧雨恆陰。綠秀八炤，丹實四臨。公子不至，山客徒尋。相伊南有材，匪桂匪椒。下貫金壠，上籠赤霄。盤薄廣結，捎瑟曾喬。七年乃識，非曰終朝。豫章異木之生，疑竹疑草。攢叢石逕，森蒼山道。煙岫相珍，雲壑共寶。不華不緡，何避工巧。枅桐梓舊麗，松栝稱奇。焉如茲品，獨秀青崖。羣木斂望，雜草不窺。長入煙氣，永參鸞螭。杉木貴冬榮，檉實寒色。停黛峯頂，插翠石側。碧葉菴藹，頰柯翕赩。方陋筠檻，遠笑荆棘。檉寶跨荔枝芳軼，木蘭懷藥挺實。涵黃糅丹，鏡日繡壑。炤霞綺巒，爲我羽翼。委君玉盤，楊惟園有實。惟山有叢，丹

遊時至不採爲子淹留。木藥實靈品。爰乃輔性却病衛福。蠲邪養正。縹色外妍。金光內映。草經所珍。仙圖是詠。石菖蒲黃蓮上草丹砂之次。禦孽辟妖。長靈久視。驛龍行天。馴鳳匝地。鴻飛以儀順道。則利華不可炫葉。非足憐微根。儻餌棄劍爲仙。黃金共壽。青牋爭年。君謂無妄。我驗衡山。薯蕷山中杜若嘉爾翠質。不奇不俗。載華載實。同銜夕露。共炯朝日。夷陂無二沈冥如一。杜桂以過列。麾以太芬。擢阻天壽。天折人文。詎及藿香。微馥微薰。攝靈百仞。養氣青雰。藿香伊多感。磊落表奇。字字洗鍊。江郎文境如是。

高伯恭徵士頌

有此中有真意。

語無瑕玷。詞必矜慎。故能以慤勝。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麅以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擢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儕造。酬咨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明士。咸稱范陽盧元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元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殞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反。一絞於

懷齊衿於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嘆而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詞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埽盪游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一。偃武寧兵。惟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焚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秉茲淑量。存彼大方。擴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尙。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傅。垂訓王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綱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成。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皋。翰飛紫冥。頻在省闈。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苛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百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宗二賢誕性英偉擢隸閭閻聞名象魏譽譽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貢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上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治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食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惟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士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槩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名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時昨存亡奄乎靜言思之中心九擢揮毫頌德潛爾增哀斂抑清怨

陸士龍榮啓期贊

○有遠勢
雅辭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之季末當王道頽陵遂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泝懷元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城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過之間曰先生何樂答曰吾樂甚外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又得爲男矣是二樂也或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

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音。爲之三日悲。常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之一邱。滅景棟藪。居真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以卒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豈非天真至素。體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爲之贊。其辭曰。

茫茫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龍之潛。夷明收察。滅迹在陰。傲世求己。遺物自欽。景遯瓊輝。響和絕音。戀彼邱園。研道之徵。思樂寒泉。薄採春蕤。鳴絃清泛。撫節高徽。有聖戾止。永言傷悲。天造草昧。負道寔嘉。於鑠先生。旣體斯和。熊羆作祥。黃髮皤皤。耽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的的黻冕。陋我輕裘。永脫亂世。受言一邱。媚茲常道。聊以忘憂。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顙頷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陽陰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跕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

僊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旣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
能清伊何。視汚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
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肅先生。豈焉是居。
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選言尤雅

郭景純山海經圖讚○○○

全乎莊生之旨。大語深語奇。語可觀。精麗自成一家。

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桂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迷轡星橫。天鯨魚死。浪鵠鳴宇。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鳥華嶽靈峻削。
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太華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詔。韶音其絕。鸞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瑾瑜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搖木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桀然中峙。號曰天柱。崑崙肩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封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熊魂魄。神陸安得沙棠。制爲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波去留。沙棠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贊。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西王母

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彩。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貝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爲之名。曰惟帝江。帝江鳥飛以翼。當扈則鬚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于轂。至用在無當扈。駿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驥首。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駿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鱗魚潛淵。出則邑悚。鱗涸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帶山則儻壑焉遺岱。聊以盤遊。鱗蹠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鼠幽頬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繫。幽磁石吸鐵。璣瑁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磁石抱鴟貪琳。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齦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抱龍馮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懸運。天機潛御。天蚌則含珠。獸胡不可。狹狹如豚。被褐懷禍。患難無繇。招之自我。狹狹之獸。見人佯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豈能爲歸之于天。狃治在得賢。亡由失人。狃狃之來。乃致狡賓。歸之冥應。誰見其津。波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靈龜爰處。掉尾養氣。莊生是感。揮竿傲貴。龜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煥蔚。觴禱百神。以和天氣。帝臺棋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山膏獸爰有嘉樹。厥名曰柏。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目。柏木苟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艷。厥媚三遷。荀厥苞橘櫛。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爲美談。橘櫛大驥之山。爰有華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老。荳維毒魁。鳩鳥是噉。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隱戮。厥罰難犯。鳥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森冥。作紀南夏。天清地靜。岷青耕禦疫跋。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實爲病媒。踐清冷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游。流光灑景。黔首祀禁。以弭災眚。父神耕帝臺之水。飲蠲心病。靈府是

山來蟲爲蛇

三珠

有人爰處

圓邱

之上赤

泉駐年

神木養命

稟此遐齡

悠悠無竟

不

死

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

巧

三首

國

羣籟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僑如

國

焦僥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

落

封墓

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黎

狄山

帝堯葬于陰

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

之薄味

肉筩御飛龍果饌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誨

夏后

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

爲多減不爲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

三身國

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間操魚持俎厥儼安在離羣逸

處

女祭

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暴于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

女丑

軒轅之人承天之祐冬不襲

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爲彭祖

軒轅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鑒有德乃集厥阜

乘

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督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

無臂國

蒼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瞽洞見

無表形遊逆旅所貴維眇

一目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沙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夸父

女子鮫

我相傾孰了是非

毛民

狴犴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往爲物警辨以酒招災自貽纓冒

狃

崑崙之陽鴻鷺

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

木

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

得如羿

不死

醴泉睿木養齡盡性增氣之和祔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爲聖

甘水

金精朱鬪龍行駿跡拾

節鴻鷺塵不及起是謂吉黃釋聖牖里

吉

怪獸五彩尾參于身矯足千里儻忽若神是謂駒虞詩歎其仁

虞驕子夜之戶。體分成七。離不爲疏。合不爲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王子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穀。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都之廣野吹萬不同。陽照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休所安。焉知渙凝。款冬車前之草。別名茗苔。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茗苔草皮之良。草貴于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麻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寄。萍予言絡繹特堂宇遂狹耳。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意存風教伯仲士衡持

偶儻非常

神彩壯於士衡。此論未然矣。竊以

渾穆不然

以

特堂宇遂狹耳。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興于戈。文德之興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于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宏道難。遭時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載一期。有生之通途。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

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
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幅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
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
旣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舉其契相與宏道豈不遠哉
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
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
摧于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
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
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
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
戴之功神情所述豈徒蹇謬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讞夫一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
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
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之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贊云魏志九人
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龍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
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

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元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元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爐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蹟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頑沛。神情元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諫。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節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牆宇高巍。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詠誕。韻與道合。形氣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在庭。讐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六合徒廣。容身靡旣。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旣同情。理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元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雲霧。

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旣羈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翻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變烏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謀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輶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鵠鵠固慎名器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圭質無塵玷立上以恆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元流俯宏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尙想重暉載挹載味。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江東著述推崇吳賢處較詳

庚仲初虞舜像贊

并清折

夫至道元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傳故道資冲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生則號稱舜禹是以先王因其會通制爲準極功極于天則配乎上帝法施于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于致治王道煥乎無窮故茲堂之構也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棲神而寢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

乃廢其軌景。洞其元真。雖冥照之鑑獨朗。天下惡乎注耳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天光焜于宇宙。南風散乎五絃。豈謂神道之妙可寄于有涯哉。蓋亦暢悠悠之心者也。其辭曰。

元像焜耀。萬物之靈。飛龍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務由機生。擁琴高詠。寄和五聲。元風既暢。妙盡無名。民鑒其朗。孰測窈冥。

戴安道閒遊贊序

并神情散朗當時之體
蕭疏是當時文體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于廣漠。棲之于江湖。戴之以大猷。覆之以元風。使夫淳樸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間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元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之發詠。聞乘桴而懷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逡巡。盪八疵于元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願。于是畢矣。然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于一巖。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輶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于林中。驟感于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興間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誰能高佚幽然一悟。

陶淵明讀史述九章○○粹然在心之言。高迥絕塵。發

此亦讚也。重於所感。故不云贊。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儒夫。齊去鄉之感。猶有遲
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箕子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管鮑遺生實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
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程叔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餐至言。勸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弟子七十二。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簷寫志。感鵬獻辭。賈豎
豐孤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枝辨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韓非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汚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魯二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
爲我異。斂轡揭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其意。張良公

揚子雲酒箴○○

奇作。而後折落本旨。五轉。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纏徽。一旦吾
礙。爲嘗所轄。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

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裴逸民女史箴○○

是爲立言。理足。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于色邪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秋實冰璧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江道載逸民箴○

造句高奇。

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爲戚居上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士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欲實大猷而是經處遁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煩技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告善黨

張平子綏笥銘○渾成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綏笥傳世用之時德更理笥衡時爲德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緒天祚明德大賚福仁

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隣

崔子玉座右銘○○

不朽之作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蔡伯喈黃鉞銘

○渾健從
尙書出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嗣子百固.逆謀並發.三
垂騷然爲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脅
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犇命.人馬疲
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饒.室磬不懸.人逸馬畜.弓勁矢利.而經
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贏.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耀日.金鼓雷奮.守有山
嶽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于西疆.百固冰散于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眎事三年.馬不帶缺.弓
不受彊.是用鏤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勳焉.銘曰.

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狄斯柔.齊斧罔設.介士斯休.

蔡伯喈東鼎銘

○追琢
之章

銘功之體.此最得之.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詔曰.其以大鴻臚橋元爲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
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越在先民.毗於天子.

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猷鑒於法罔敢不法憲於誠罔敢不誠用總是羣后保乂帝家勳在方冊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月丁丑遷於司徒

蔡伯喈中鼎銘○實矣

稍平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元爲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迪厥德宣力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繇允備災眚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彝倫不敍是惟臣之職祇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蔡伯喈西鼎銘○

變化三篇起訖古入往往如此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以光祿大夫元爲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閑私悉心在公以盡爲臣之節于時侍從陛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冰旣乃碑表百代

士孫瑞劍銘○質健

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助伐彌章暨彼良工歐冶子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漢鏡銘

而明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

又

許氏作竟自有紀責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

卞蘭座右銘○絲密

重階連棟必濁汝眞金寶滿堂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宵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爲純

傅休奕擬金人銘作口銘○○不事椎斲

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鮑明遠藥奩銘○○詆麗

歲實走丸生厭墮墻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煙靈飛生光龜文電衣龍綵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盪斜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景絕翠虬氣隱頽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繁虎杖或亂蛇牀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眩睛逆目是乃爲良

鮑明遠石帆銘○不盡巧故爲大方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濛地軸上獵星羅吐湘引漢欽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宏藹積廣連深
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旌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鬱浪雷沉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島服
瞻貞視悔坎水巽木乃剗乃鏟既剗既斲飛深浮遠巢潭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則安
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戎遂留昭御不還徒悲猿鶴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恬水採龍鷁
覩氣涉潮投祭沈璧揆檢含圖命辰定歷二嶠虎口周王夙趨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
衡石頽鱗帝子察殂青山斷河后父沉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途

梁元帝梁安寺剗下銘○徒事妍辭不必立意

阿閣巖扉洞房辟篋似靈光之金扇類景福之銀鋪垂琬琰之文璫飾琅玕之仙寶神童戾止亟連翩于
威鳳薩埵來游屢徘徊於紺馬有識之所虔仰無著之所招提觀慧樓而下拜望天街而興善辭曰塵沙
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繁蠶自纏篋蛇未斷藤鼠方緣苦流長汎愛火仍燃髻珠孰曉懷寶詎宣挺茲
靈覺時惟天仙真藉表聖化乳稱權寶剗千道高翻四懸鳳樓含日龍臺吐煙紫山翠羽紅水青蓮雪宮
月殿晨暉夜闌宵長梵響風遠鐘傳仙衣有拂靈剗無遷

梁元帝漏刻銘鑾易

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讐實惟簡在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
清臺莫爽解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紀三微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涓涓靡絕
龍首旁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弦斯直如渭斯清

梁元帝東宮後堂仙室山銘

入工而
纖

太華削成本擅奇聲峯如雪委嶺若蓮生雲除紫蓋霞通赤城金壇是錄玉記題名鳳依桐樹鶴聽琴聲殿接南箕橋連北斗秋河從帶春禽銜綬朱鳥安牕青龍作牖

庾慎之團扇銘

○人意中語故自大雅

武王元覽造扇於前班生贍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蘋末瑩等寒泉恩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筵

庚子山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有密○綺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峯尋雲深谷無景方之鷺島迹遁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度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爲淨土拜燈王于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于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允信者藉于宿植深悟法門乃于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爲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刹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烏迴翼載輦疏山穿龕架嶺糾紛星漢迴旋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闔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冰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峯別雨斯義乃作銘曰

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庚子山東宮行雨山銘仄矣

彌縫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羞來翠幔朝開新粧旦起樹入牀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面似

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被併脫紅綸天絲劇藕蝶粉多塵橫藤礙路垂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

庚子山東宮玉帳山銘○清麗

玉帳寥廓崑山抵鵠總葉成帷連珠起幕玉薤難移金花不落隱士彈琴仙人看博巖留舊鼎竈聚新荆
煮石初爛燒丹欲成桑田屢變海水頻盈長聞鳳曲永聽簫聲

庚子山至仁山銘

拙致尚有

峯橫鶴嶺水學龍津瑞雲一片仙童兩人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樹常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
壁繞藤苗窗銜竹影菊落秋潭桐疎寒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庚子山望美人山銘○秀句

高唐礙雨洛浦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峻躡地肺危陵天柱禁苑斜通春人常聚
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粧臺諸窗晝開斜看已識直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庚子山明月山銘小賦

竹亭標嶺四面臨虛山危簷迴葉落窗疎看椽有笛對樹無風風生石洞雲出山根霜朝唳鶴秋夜鳴猿
堤梁似堰野路疑村船橫埭下樹夾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

崔子玉草書勢○非索靖一輩。不足語此。

書契之興始自顏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益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跡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駐點躡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揭枝絕筆收勢餘綻糾結若杜伯捷毒緣巘臘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隱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不較旁鬚若斯

蔡伯喈篆勢○非祇小篆殆爲大篆古文苑祇十句。

鳥遺跡蒼韻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複身頰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擎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彬彬其可觀擣華艷於純素爲學藝之範先嘉文德之宏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較而論旃

蔡伯喈隸勢○所謂如數家珍。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觸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喚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

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鐘虧設張。庭燎飛煙。嶄嵒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辛苦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衛巨山字勢

謂古文。讀此如見文。汲郡冢中。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邱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莽尊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邴。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草隸乃其曾元。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詞之所宣。

成公子安隸書體

八分與隸晉代已相出入。近來以有波發無波發別之。亦恐不盡然。但賢于割八之說。

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礪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耀。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二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應手必繇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元翰。形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點折肱掣挫。安案續紛駱驛華藻。粲爛縕綯。綑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玩。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摹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掣。縹綰結體。剩彩奮節。或若虬龍盤游。蜿蟺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宵霧朝升。游煙連雲。俯而察之。凜若秋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碑舉大體。

鮑明遠飛白書勢

此體絕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工八法。盡奇六文。烏金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峯劍擢。驚勢箭飛。差池鸞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旣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駢體文鈔卷二十三

【碑記類】

漢修西嶽廟記一作碑 ○○

醇質近先秦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升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躁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牲牲牷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于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虧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苟班與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暨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邸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嚴賦克厭帝心嘉瑞仍奮風雨應卦濺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鴻勳

垂曜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旣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齊。降瑞奮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穡民用章。建父室宇。刊銘誦克。配梁甫。如玉在璞

張祀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川莫盛於瀆。山嶽有五。而華居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袤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觀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立政。彊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旣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悦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

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閻鄉亭侯段君諱焜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凶旣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然后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霑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香神具醉止降福穰穰語致_素_謠_{蕩若}_波_之_淪_連

王延壽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庭宏敞宮廟高峻祇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牷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

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攜幼。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貺。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溫潤

漢成陽靈臺碑

○彌拙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體蘭石之操。履規矩之度。則乾《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如生堯。厥後堯求祖統。慶都告以河龍。堯歷三河。有龍授圖。躬行聖政。以育苗萌。火陽之盛。先開後明。遂以侯伯。迭踐帝宮。慶都僊歿。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神。龍所烹。靈龜隱刑。汾涌波流。比目鰓魚。擢鱗通泉。元礫蕘蘆。生蓮臺涯。貫長歷久。崇如□□。三代改易。荒廢不修。五蓮精還。漢受濡期。興威繼絕。如堯爲之。承祠基年。鰓魚復生。故有靈臺。嗇夫。魚肺衛仕。驛憲鰓魚服之。蓮壽□□。之際道小衰沮。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於是故廷尉仲定深惟大漢隆盛。德被四表。大平未至。靈瑞未下。四夷數侵。軍甲數擾。匪皇啓居日祿不夏。案經考典。河洛祕奧。漢感赤龍。堯之苗裔。當修堯祠。追遠復舊。復治黃屋。推原聖意。災生變見。天以譴告。前後奏上。陳敍大義。招祥塞咎。爲漢來祚。朝廷克省。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廷尉選位。連自表奏。詔褒嘉命。遂見聽。□□爲大中大夫。歸治黃壓。令月吉日。圖立規塈。興業會工。厥處夷平。上合天意。下應□□□□。飭五色華精。上闕通天。戶嚮少陽。前設大壘。俟神之堂。地致石壇。其下清涼。可舞八□。以□大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菅

靈甘雨時降百穀孰成幽荒率服徐方來庭萬國蒙祉黎元賴榮莫不被德咸歌頌聲其辭曰

於赫慶都德墮大兮承神精燭統赤裔兮爰生聖堯名蓋世兮上受荷命逐帝制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歷紀盈千垂遺愛兮陵廟復崇享大祭兮上來多怙降福沛兮萬國禧寧孰不賴兮光宣美助永□幣兮垂視罔極億萬歲兮濟陰太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晃字元讓從公車令來成陽令博陵蠡吾嘗君諱遵字君臺從東明門司馬來丞潁川新汲尹茂字伯舉遷下邳尉尉潁川襄城楊調字君舉仲訢伯海從右中郎將遷鉅鹿太守仲球伯儀從太尉掾遷呂長仲選孟高辟司徒府遷徙不絕皆興治大聖黃屋之力

蔡伯喈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劉彥和云理扶質以立贊
魏晉而後絕不見此體矣

佳在無飾辭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爲后土及其末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土膏恆動于是祈農又頒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孝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延熹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爲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呂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之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士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亘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王仲宣荊州文學記○雖亦成章斐然而氣已衰矣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敍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大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遊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諸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旣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不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履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縉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敍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聞人牟準衛敬侯碑陰文○韻語古法句格亦傳季友任彥昇所作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地卽鄒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勢高而趣幽形垣而背阜鑿室而可以蔽藏不墳而所冀速朽珍琦素白而靡尚衣服隨時而則有故吏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曰季居亭而不

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覩並金針八分書也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誠子等散在人間及碑石可見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

晉造戾陵遏記

○紀遇制度使千載下
如見所謂有用之文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潔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十爲百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水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遺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滌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驥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織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

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永爲後式焉

王簡棲頭陀寺碑

○○辭不汎濫漢魏義法未淪名理之言出以回薄紀敍之

體貫以孕遠此爲南朝有數名篇沾溉唐初何能青勝之

蓋聞掘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靡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旣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宏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治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鑿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旣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頽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旣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

眺城邑百雉紓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擁錫來游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治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人棟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宏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塲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故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刀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蕡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庇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互邱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牋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湧金姿寶相永藉閒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愈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辭曰銘詞秀出

質判元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讚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乃瞻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鑿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滌池。祥河輶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闡。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元津重柵。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廡廡亭皋。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懷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旣闢。眸容已安。桂深冬燠。松疎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文士但能作百姓有餘天

下無事語已爲雞羣之讖

沈休文桐柏山金庭館碑銘○句而大體平夷矣

所謂清詞麗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祕。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已。下棲洞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驟啓。見滄波之屢竭。望元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驚。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棲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元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元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示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卑尚幽棲。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元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摯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柏。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

結懇志於元都。望霜谷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輶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臥晨興。餐正陽於亭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鳥忘歸。以茲丹穀表之。元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則非常。儻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嶢峩。主山璀璨。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旛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西遊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靈祕。瞻彼高山。興言覆蕡。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峯迴峭。肇漢分星。臨雲置壇。駕岳開櫨。礪塗塞產。林麓葱青。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恆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則。更生變戀。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梁簡文帝招真館碑

○長笛短簫。一何清綺。簡文自是文章之秀。四六之體。至梁而成。昭明尚有樸致。元帝簡文益巧構矣。

夫東瀛滌水。三變成田。西嶽靈桃。千年未子。尙以星起牽牛。部首迢遞。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闕。元之又元。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所辨。海虞縣者。則虞農都尉。太康置其宰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灑。雖日門採藥之地。楚望懷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以喻焉。其峯則有石城石門。虛巖自然。不度句吳之馬。

神功挺起。豈似岡陵之畫。魏后冰城。夜陣權息。長安慈石。浴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宏真。卽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此岫。棲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峯下之地。而勢閒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師潘洪隱始寧四明山。無何有人耳。長髮短云。從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峯下之地。卽以爲治。故號招真高堂。迴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府。有類玲瓏米陵赤石之觀。同符宏敞。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衰壠蒼茫。蘚尋千仞之木氣。叶星晷。華飛五香之草。形圖宮室。帷葉綵花。卷舒蹊逕。陽桃侯聚。榮落巖崖。樹息金烏。簷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鶴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牖。鳴籟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爲之境。周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算歸輶轡。無已魏姬宴罷。留駕不還。何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蒔北鐘之稻。明月蛟龍之騎。驅之使鬪。四銖七子之鏡。引以成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乃爲銘曰。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唯真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物寶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蘿。穹隆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瞩。山躋高掌。野寂雲興。禽繁山響。升虹莫棲。豐雷朝上。元陽作石。竹龍成杖。書藏玉匣。藥蘊銀筒。燒鉛雜鯉。折桂和蕙。羽衣可服。雲輶易通。斧柯雖朽。碑石無窮。無語不工然

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
淞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爲業掛此簷綸無甄小鯈布斯九罿常待六鼈遙望海中若二人
象朝視沈浮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于是謂爲海神卽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
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明咸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于斯而
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仙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沈軀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
邇普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
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歸依歌唄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
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驚而靈相峨峨漸來就浦仰觀神像巍然雙泛非因鵠首詎假龍橋豈藉銀蓮寧須
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于是時衆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仙之姿非凡所徒試就提捧豁爾
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葑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迺孫權爲乳母陳氏之所立
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遷像于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其怪曰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
持不覺爲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額然後乃動至自舟中故知
據井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
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禮覲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汝靈侯奉勅更
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遇丹陽恥論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俟嵇康之鍛旣鑄旣

鑊是磨是銑。曠如光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觀十方。俱聞說法。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于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于莊嚴妙色。實有厥徵。夫魯聖云亡。尙追儀于有若。楚臣殞世。亦託似于優孟。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稽命之禪。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司。或贊述盈耳。或壽宮虛置。況遠追應。身近規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爲銘曰。每一波瀾輒麗事相比傳。前人云。如宋刻玉玩。

雙層浮起最爲此道祕鑰然非多讀書者不能。

巍巍天象。堂堂最勝。慧日獨圓。無生永證。愍此魚鉤。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像。履冰晨遊。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咸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千輪足起。萬字胸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銖。嗟爾末俗。心王所驅。額浮水沫。命役馳駒。宜宏希嚮。必盡勤劬。觀相塵滅。聞聲惑祛。湛然神跡。長處全吳。

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 不完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恆滄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鉤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尙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鵠逐兔。詎識杠鼎方前。北海之餐鸚鵡。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牀之雁。更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萍之宴。碎金斷錦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

鏡高堂衢尊待酌瞻後忽前博文約禮將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于銀榜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于金牌徐孝穆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抱帶氣漸重而後來燕許方以此名家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後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士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于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于江湖高士袁忠寄身于交越俱達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于公侯班佃必于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于浪泊括地象于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年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詠元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虜侵華羣蠻縱軼後皋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旣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酈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勦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風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傳匪若卽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

致玉版于河宗。顥頊承家。佐金天于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繙構。權輿斷鼈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于海外。信義感于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于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輶轎。奉待駕於中都。七廟之基。于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于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鵠始囀。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檻。躬親辨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煬等拜表。

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浹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讐。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旣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蠡浦。奮翅高飛。電捲勍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暴。攬搶斯舉。喋喋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大彘。實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元。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碑志之文以徐爲正庚爲變孝穆骨勝子山情勝

徐孝穆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 章法有淺深

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揚宗之華轂又有佽飛遮列班弓夾門灌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丰神雅淡識量寬和旣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元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于胸襟行藏不槩于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友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私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于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三彘動息有方問羊知馬鉤鉅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灋水源于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駢體文鈔卷二十四

【墓碑類】

蔡伯喈胡公碑銘○○中郎文每有弱語拙語而質樸以立體故不爲累後人不可藉口凡用韻處古意可法

表墓之文中郎爲正宗凡可爲規範者皆在所錄不善學之千篇一律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媯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末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左丞尙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恩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于畝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遺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熹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衰闕以補乃

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驕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尊。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于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牆。曷以尚茲。夫烝烝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傳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不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誄。謚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栩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其詞曰。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唯時雍。勳烈既建。爵士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蔡伯喈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必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

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拜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于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耆耋老成勳被萬方與祿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歛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不烈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頌用楊德音詞曰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跡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祐玉藻在冕毳服艾輔輶車雕驥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蔡伯喈太傅胡公碑

合以上三篇觀其
部勒變動之法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侯於是掾太原王允屬門畢整屬扶風曾宙潁川殷歷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

不華實而不樸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聰明膚敏兼質先覺涉觀憲法契闊文學睹皋陶之闡闡探孔子之房奧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之以納衆汎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能使蒙惑開析僞戾優順逸惰勤信及其創基發跡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焉乃還譚其舊章彌綸古訓貫萬品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強記同乎富平周慎逸於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龍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爲政也導人以德帥物以己敦以忠肅勵以知恥人悅其化天樂其和士相勉於公朝民勸行於私家徽纏縈而靡係鞭撻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爲威寬以爲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於潤下蕃后土於稼穡訓五品於羣黎參人物於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太中於皇極傳舊德於幼冲率旦奭於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思沖升降以順建封域於南土踐殊號於特進榮祚統業垂乎來允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餘登臺閣據賦政策勳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惟我末臣頑蔽無聞仰慕羣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於薨斂參與嘗禱列在喪位雖庶物戮力不怠于禮進睹墳塋几筵空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闕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勳刊之于碑用慰哀思其詞曰煥文德伊胡后應期運作漢輔嘉中興膏民庶澤洪渟亶攸序亘地區充天宇躋高達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邃古耀昆後雖諛贊亦必肖似其人雖複繩亦能變化其體合三篇而觀之可考見後人章句所師法

蔡伯喈楊公碑 ○書其事亦生氣遠出

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不考以忠塞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尙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尙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爾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繢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鑿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勲勤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儼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神綏謾仁哲生應台階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蔡伯喈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摹尙書語後人疵之
三楊碑文烈篇稍弱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唯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式建丕休勳啓洪範公祇服宏業克不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洎在辟舉先志

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嚴嚴大禮。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戢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隲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于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遵有虞于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回。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不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卽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允其祖武。化洽羣心。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於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勳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不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閭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于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袞冕紱斑。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蔡伯喈朱公叔墳前石碑○○

質不溢後人不能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刺史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

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于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于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歎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邇愍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旱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蔡伯喈陳太邱碑○○文有道氣漸近自然推崇至極猶若不盡少時誦習頗有違言亦兒童之見也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紓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僚賀之皆舉首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慚于文仲竊位之負故

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敍。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
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
始旣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苟慈明韓元
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
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圮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以微言圯絕爲歎

苟非若人則失實

蔡伯喈郭有道林宗碑 ○ ○ 陳郭兩賢如見其人。中郎諸碑皆在此後。梗概之幹。

琴瑟之音。李氏云。中郎爲表墓。正宗此二篇尤上品也。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
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柔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
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
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鰐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
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

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元。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碑文亦垂亦縮。仍是
一筆書。銘詞語語。不可

蔡伯喈貞節先生范史雲碑○骨堅後人不能到。

頗開方便門。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及延二子。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

而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覲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奉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潤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鯈是慕。榮貧安賤。不恠窮迂。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蔡伯喈袁滿來墓碑

存備一法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齡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習百家。治易孟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偉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旣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于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蔡伯喈胡夫人黃氏神誥

以不歸葬爲主。開後來以一事成文之法。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別封于黃。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

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爲美談初都尉君娶于故豫州刺史卽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齠而夭夫人懷聖善之姿蹈因母之仁撫育二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姑神罔時恫故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鼎之義夫人是享爰暨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銀艾貂蟬近侍顯尊受茲介福于我夫人自郡尉仕于京師及廣兄弟式敍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輶執贊朝皇后採柔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龍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耽其榮體安其玄遠圖長慮用遺舊居欲留此焉康寧之時亟以爲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甯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于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悼祇慎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咨度羣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沒於蒼梧殯於虞郊二妃薨於江湘不卽兆于九疑延陵季子實惟吳人長子道終卜葬贏博夫遭時而制不遠遷徙魂氣所之不繫邱壠帝舜以之神罔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鑒帝籍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氏之所寧茲事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乃爲辭昭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襲從遂營窀穸之事舉封樹之禮十月旣望粵翌日己酉葬我夫人黃氏及除留太守碩于此高原雒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賄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再以中牢祠羣后畢會榮哀孔備于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勾陽于肅等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嬴

仁追稽先典厝茲洛濱齊蹟湘靈配名古人休矣耀光于億斯年

蔡伯喈胡夫人靈表○以子婢姑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操塞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違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於神明故能參姪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暉祭服有珫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韓次曰寧穉威次曰碩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讓郡孝廉及季更歷州郡寧舉茂才葉令京令爲議郎季以高第爲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卽世夫人哀悼劬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年七十七建寧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契闊中饋婉變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者閏月附于太夫人窀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欽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惛怛罔極遂及斯表鑄著堅珉頌曰悲母氏之不永兮懷殷恤以擢傷惟子道之無窮兮惜聞誨之未央庶黃耆以期願胡委我以夙喪恆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良失延年之報祐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以含愁尋修念之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天心傷悴以自憂暨叔季之殯終哀情結以彌縗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疾燄燄而日遘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爾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違爰祔靈於皇姑尚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超以未及傾徂邈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旣逝之益遠眇悠悠而莫追

蔡伯喈議郎胡公夫人哀讚○以贊疾遺子之官主讚語皆爲顯言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閒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檢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顥儉節，以免咨悔。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爲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薨，而國家方有滎陽寇賊，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醫藥，夫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遣顥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于京師。顥有剖符之寄，偏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絕，不能自宥。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困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敍我憂痛，作哀讚書之于碑。愍予小子，夙罹凶艱，嚴考殞沒，我在齠年。母氏鞠育，載矜載憐，殷斯勤斯，慈愛備存。匪惟驕之範我軌度，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咎悔，踐繼先祖，卽爵其土。二將是臨，與帝剖符，守于濟陰。夫人寢疾榮此寵休，疾用歡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邁，從養陶邱。景命徂逝，不愍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王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達，目不臨此氣絕，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綆棺而不見，昔予考之卽世兮安宅兆于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慄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黃壚，密而無間兮出入闖其無門。昇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孤衷之不遂兮思情慷慨以傷肝幽情淪於后坤兮精哀達乎昊乾。

王仲寶褚淵碑文○尚有生氣逐事鋪敍中僅堪摘句文至是不能無待于起衰

逐節敷敍中郎遺矩羌無鎔裁但苦詞費仲寶休文尙疎雋可觀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睦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徵與春雲等潤韻宇宏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言必由於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袁旣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尙餘姚公主拜駢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維時寶具瞻之範旣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藉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持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尙書吏部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此之謂疏雋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尙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尙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旣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

庸祇之秩。封零都縣開國伯。食邑五伯戶。旣秉辭梁之分。又懷寢邱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竝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宏二八之高謨。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卽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宏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海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實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振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靖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撫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廢昏繼統之功。龜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雖無受脢。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旣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正。徽猷宏遠。樹之風聲。著之語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

輔五君，夤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今之尙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辟。整途冲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蹻，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曖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綱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尙書事，稟玉凡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尙，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尙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於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旣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恆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尙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邱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元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鑑璿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治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謨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元宗。萋萋辭幹。義旣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頽。梁陰載缺。德猷靡嗣。儀形長遞。怊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如元白長律詩平易近人亦是檢點有法度。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 似健于仲寶前後訛頌已甚敍歷仕指注有勢銘詞復述則昌黎以前通病

公諱緯。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於天。滔滔猶四瀆之紀於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龜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實掌喉唇。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恆授。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劍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

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殷阜提封百萬全趙之祓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鵠舊吳作守東楚宏義讓以昂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鄭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閭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侯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績斯俟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皋地將分陝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渚距海南望秦稽淵藪胥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郢堦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鉤距靡用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曉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檄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場大骇

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惟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宏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首日。拜門闕。卉服滿塗。夷歌成韶。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彊民擴俗。反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蓄。蠭蝗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留。欵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衢。竝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賓。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竝求入奉靈輶。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謗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慙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語言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轉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釐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痼。緜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宏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元言。鑿輒之麗。篆籀之則。窮六藝於懷抱。究八體於豪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喚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

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憇留。梁擢奄及。豈惟僑終塞謝。興謠輶相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敵之穹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國。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因采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徒。自茲以降。懷青拖紫。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皇蒸哉。實啓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應期誕德。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上天。爰始纏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日。用簡必從。月新爲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如何。興山止蕡。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邦國殄瘁。齊殞晏平行。哭致禮。趙徂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瑩園。卽宮長夜。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庾子山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使事跌宕

子山擅場

子山諸篇密藻麗思。無以復過。而每以纖仄爲累。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人也。君子至止。旣紹虞賓。鳳凰于飛。實興齊國。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西陵將軍覆吳王之蓋。曾祖載爲宋王司馬。留鎮關中。赫連之亂。仗劍魏室。黃河參凌。或亡追路。烏江艤船。更

無歸迹。今爲河南洛陽人也。高祖冠軍將軍營州刺史。吳人有降附者悉領爲別軍。自是官帥擁鐸更爲吳越之兵。君子習流別有樓船之陣。父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中都獻公。太祖扶危濟傾。經綸夷阻。報君之恥。遠襲平原。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留事關中。餽食非直滎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淇園之竹。公秉照晉之靈。降神明之德。猛虎振檻七年不驚。羝羊觸蕃九齡能對。諸兄以公先君愛子稱之曰仁。推而襲封。雖復年未大成。矢心守節。旣遭燼穴。翻從壓紐。太祖初封函谷。始合諸侯。以公辭令參謀機密。故得戎政克宣。師言無漏。賜姓步陸孤氏。委鹿輅而論都。入鴻門而舞劍。方之吹律。綽有餘榮。出身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應平準。水衡貫朽。長平粟紅。授使持節。車騎太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東京鼎實。先加鄧罵之勳。西晉官人多用山濤之啓。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御轡。取定鸞和之節。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會稽有王會之名。其子不爲太守。博陵有王沈之封。其兒不爲刺史。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又爲軍司馬職居常伯。勤問於南宮。位管王言。連官於北斗。豈止郊天祀地。龍門嶰谷之聲贊鼓頌旗。白露涼風之月暗夜。有人餉羅數十四。公閉門不受。行人于觸具以聞奏。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羌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旌之禮。旣珠盤插血。定楚國之連名。七首登壇。反齊人之侵地。是謂使乎。固稱光國三輔公侯。五陵鐘鼎銅街柳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餘官如故。上林兵息。蘭池盜靜。不學正陽。平生鑄金之術。未同張敞。

於道持留掛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俄遷司會治小司馬重總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歲成論功書之年表尋授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露冕觀風停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愛王基之德曾未期月被勅追還眷眷吏民不無河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陽之別少陽養德前星守器尊師讓齒必俟賢能乃授太子太保方之劉實道高於大邦譬以山濤榮深於小輩本有消渴之疾常餌金石自理舊疾微增奄捐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禪之書校尉之營惟餘服食之器嗚呼哀哉春秋四十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日也天子以大臣之喪躬輶聽訟東朝以師傅之尊親臨攢祭詔贈大將軍謚某公禮也以今三年正月十日葬於京兆之高陽原夫人郁久閨西遇王姬愛敬肅恭言容令淑有聞箴盥無廢絃綻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節婦開墳松柏已拱季孫成寢邱陵始同況復圖畫賢妃方在甘泉之室壅埋才子卽用高陽之原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沈階基不測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爲世範行爲士則留連墳素悟悵文詞霜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帶數職身具六龜腰恆四綬陳平密謀旣非天子所見苟或上策又非諸侯所聞其爲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爲州也惟以青鹽換粟居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嫡子操至性過禮純孝不遺墳前之樹染淚者先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銘曰

山連日觀水枕溟機富春沙起開陽柱飛大夫屈節將軍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解圍昔我烈祖垂翼秦中白馬無路烏江不通笛吟鄉里琴哀土風營州恆州擁旄世載壯節旃衿人雄關塞直河穿趙平雲臨代生謂立功沒爲留愛降茲嶽瀆誕此貞明祥符雲氣慶合星精宮帷定策殿柱書名忠泉暗漏孝笋寒生

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以我明略。來參匡贊。日乃再中。天成兩旦。遞參三事。歷副六卿。天師光宅。地載謨明。春官定禮。夏官治兵。識言默識。溫樹無名。謙恭周密。言行無乖。忠公兕殪。陰德蛇埋。軍國紛總。部領填階。馬不入廢。金不入懷。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甲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桓榮。西京疎廣。年齡俄頃。風電相摧。銘旌兩沒。池柳雙迴。煢煢允子。在疚衡哀。身彰野火。心懼天雷。日月其除。榮終哀始。馬歸司隸。書還太史。歷對天星。墳連地市。山勢接飛松。形蓋起德音。無絕平原。忽矣。

庾子山周大將軍司馬裔碑

○有奔軼之氣。愴惻之情。銘詞不獨意複並仍用碑文中史事他家所無。

公諱裔。字遵允。河內溫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正司天。重黎之後。又以羲和掌歷。夏陽適晉。得隨會而同奔東海。避秦與毛公而俱隱。其後金行受命。玉筭南遷。帝系極於輿圖。中朝至於江表。曾祖楚之。晉太傅錄尚書。揚州牧。會稽文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也。元顯見害之後。桓元篡逆之初。爰自齟齬。客身屠釣。河內道左抱劍長號。代郡城前慟悲靈祭。江淮志節之士。汝穎風塵之客。感激一言。咸多依附。旣而雲生伏鼈。星出鯨魚。太白經天。蚩尤映野。公乃收合餘燼。泣血登陴。臨武牢之關。據成皋之坂。擁衆萬家。歸於魏室。魏明元皇帝遙授平南大將軍。荊州刺史。襲封瑯琊郡王。尙河內公主。命王承制。從賓國之儀。於時宋兵憑陵。旗鼓侵逼。虎牢不封。金墉無援。魏太武皇帝授王使持節。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前後部鼓吹。元戎啓行。志雪冤恥。登壇慷慨。三軍掩泣。黃河漕粟。已出石門。白馬連旗。將臨野坂。旣而雲中柝起。代郡烽然。反旆南園。途窮北略。贈征西大將軍都督梁益秦寧荆兗青豫郢洛十州諸軍事。揚

刺史漁陽莊侯以荊州刺舉時值亂離釁起蕭牆遂終非命公遺腹載誕流離寇逆複壁襁負深山擁樹程嬰之匿趙武從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爲傭酒市遭太夫人憂苦草墳塋以終灰燼形骸毀瘠逾於喪禮年十有五始幹家事櫬前鑿柱卽取遺書石上開松仍求故劍出身司徒府參軍除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值魏室多難所在蜂起孟津以北無復封畿嵩山以南卽爲鋒鏑公建議修武立柵溫城函谷西封河橋北斷長亭籍馬並入武城百里租車咸輸溫縣太祖文帝繙搆關都經綸夷阻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馬文淵之擇主去隴坻而歸身竇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奉詔大統七年蒙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十年河內故義四千餘家願立忠誠須公衣錦乃授使持節領河內太守加前將軍懷州拓境兩鎮奔波柳泉轉戰三城授首十三年太祖召山東諸立義之將能率衆入關者有加重賞公率先而至領戶千室卽以爲封固辭不受其菽粟之賜或以指囷馬牛之賞將同量谷朝廷以華陽西極漢水東流歎孟達之奔兵怪劉封之失策魏前元年移鎮漢中除白馬城主領華陽郡守昔稱導漾今聞上瀦煙沈火井雨歇雲門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騎常侍柱國蜀國公開金牛之道通牧馬之關公卷甲北塞懸軍束馬遂得策預葭萌勳參綿竹封龍門縣開國子蒲州刺史仍領新州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中正隆周授圖天保大定以公才望仍爲舊臣遂乃義深追遠恩隆繼絕卽改封瑯琊縣公邑五百戶仍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武成二年被勅赴援信州魚復道阻屢却岑彭荆門水急幾沈吳漢公乃月峽先登瞿唐直上天子以公操履忠勤儀刑亮直乃徵爲大御伯尋轉大御正邑一千一百戶樞機近侍出納絲言所謂多識舊章殿中無雙者矣四年大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枳關

授都督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偃師張幕。河陽牧馬。雖接戰於富平。已連營於官渡。五年詔追還。拜始州刺史。更討信州。賊山彰尋寶渝。特險峽路五尺。組釣纔通。縣水三門。橋飛齊渡。旣而風行草偃。谷靜山空。前後平十一城。獲九千餘口。馬歸平樂。金輸水衡。天保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氣振巴邱之兵。威警建平之戍。五年遷漳州刺史。益州柱國公。降帝子之重。鎮天井之星。延閣擬於叢臺。岷山方於代郡。公仰稟雄謨。參謀遠略。故得身預舞陽之功。位極長平之寵。六年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方欲關沫若徼牂牁。見夜郎之侯。習昆彌之戰。而飛鳶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金馬騁光。王襄行而不反。嗚呼哀哉。七年正月十日薨。春秋六十有五。詔贈使持節。大將軍懷邵鄧晉四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夫人襄城公主。魏獻帝之曾孫。趙穆王之季女。王姬肅恭。祿翟禮典。四教兢莊。三星令淑。有光隆慮之賢。足表平陽之盛。生則從夫以秩。死則同穴以禮。建德元年八月十二日合葬於武功三畤原。大夫墓樹以柏。諸侯墳高於雉。吁嗟滕公來居此里。詔謚定公禮也。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千尋。澄波萬頃。蓬蒙射法。力牧兵書。星辰高下之占。風雨逢迎之氣。故得帥出以律。天幸將軍者也。至如官曹案牘。未嘗煩壅。戎馬交馳。不妨餘裕。足使四岳彌峻。三台更明。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腸元甲。階庭仄陋。有詔冬官爲營寢室。朱邑祭酌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爲之開館。嗚呼哀哉。世子侃孝家忠國。揚忠顯親。是以勒此豐碑。懼從陵谷植之松柏。不忍凋枯。銘曰。

欽若歷象平秩寅賓少梁奔華地入咸秦族夷興馬書窮獲麟玉鏡云始金行乃構象浦通關龍沙開候上穀石起河陽水闢五馬南浮三星冬宿太傅作牧奄有江沱司徒避亂承制荆河南勞推轂猶思枕戈龍媒被野蒼兕凌波莊侯季年禍機相接誕公遺嗣崎嶇懷挾山竄趙武家藏李燮伍員道阻燕丹路遙南奔楚塞北避秦橋水流登隴寒風度遼有功都護則重嫖姚懷書上馬習禮從容陣圖六甲兵占八風藏松實劒射柳珊瑚弓推誠賈復屈節廉公八翼頻飛六條亟秉勇此仁義行茲寬猛持印山開沈黎盜靜取甲無邱均田不井懋功賜爵上將賞官軍中受詔塞外登壇方屠參合更塵皋蘭渝川毒水僰道災氣地亡都尉灘悲使君谷寒無日山空足雲北風吹旆秋霖泣軍遣奠雙設銘旌兩布沁水同墳平陽合墓悲哀嗣子攀號靡訴慟甚風枝悲深霜露自此何世從斯幾年麒麟欲闢華表中然地形樓起松心蓋圓茫茫邱壠代代英賢

庾子山周柱國長孫儉神道碑 ○ 激盪有氣

已佛薄

蓋聞放勳立而羲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思皇多士既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是知惟賢非后勿食惟后非賢弗乂若夫君臣一德啓心沃心見之昌寧文公矣公諱儉初名慶明恆州高陸人也北岳天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故多奇節甚茂華風高闕圖南二王齊軫長城拔本十族分源高祖太尉北平王光輔五君允釐百揆恆衛旣從淮沂其父祖豹龍驤將軍恆州刺史常山刺舉非無取代之符龍驤總戎或似平吳之號父鹹年止弱冠榮終解印公以五常蘊智六氣資德乘天則策馬秉靈降神則牽狼應象直心于物水火恬然無負于天雷霆不懼富貴自取豈資唐舉之言聲名有聞無勞李膺之識年

十八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林監太祖文皇帝駕馭天綱苞羅英傑選公才德光佐尙書諸葛亮之西歸玉壘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葵邱有一匡之功天水黠羌漁陽羣盜乃遷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封信都縣開國伯三年滑州蟻聚保障沈命靡旗亂轍乘冰渡河丞相大行臺假節撫軍行威五年遷使持節鎮東將軍都督東北三夏諸軍事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戶改伯爲公旣而江漢遼遠車書寂寞蜀主的顱未出檀溪之水秦王飛雉猶向南陽之城六年以公爲使持節都督三江三襄南雍平信江隨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楚城鄰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贈藥部內屬城爲人所訟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罰兄弟不讓延壽責躬吏民有過翕歸引咎天子異之璽書勞問贈賄加幣王人接踵大丞相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尙無極故遣專使公善于撫馭長于接引山藪無棄苞苴不行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不敢發民不忍欺至是將校耆老于州城之南起清德之樓勒賢臣之頌杜鎮南之作牧當世樹碑寶車騎之臨戎生年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于時戶口日增荒萊畢墾華實紛敷黔黎茂豫但恐衰職有闕待公而補鼎飪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殷民望荆南杞梓並皆上書詣闕連名乞留河內之借寇恂更慙謁帝交州之請士燮還著上表九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二年除大行臺尙書仍爲大丞相司馬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非關書月詎待看碑幸得千畝不同二山無廢十三年加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尙書右僕射加侍中進驃騎大將軍居上星執法在文昌之位以公才望兼而有之十五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行荆

州事十六年大丞相總十六軍剋清河洛公又中分麾下參謀幢幄高選霸僚公爲長史其年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南陽文學更遇王基章華袞衣還迎郭賀昔日伐蜀之謀張儀與秦昭計合平吳之利羊祜與晉武意同太祖始定成都卽有江陵之志公密獻其策懸符深旨糧運久積梯衝立備一戰而舉鄖郢再戰而燒夷陵遂得席卷三荆此又公之勳也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書云由公立計果如所謀令公作鎮江陵以安蜀地後魏二年改武川昌寧郡開國公歷陽居里非惟景丹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國其年授大將軍太和之中曹真于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于軍中卽拜公之此比綽有餘榮詔曰吳人未復須助謀謨今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增邑萬戶維周革命光宅欽明作貳天官允諾邦治元年授小冢宰保定二年治蒲州刺史檢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柱國大將軍餘官如故秩登四岳階平六府豈不功重昭陽名高蔡賜控駢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拔園葵而去織婦無三惑而絕四知一室之中未免虛白日膳之資三杯而已詔賜繪綵一千段粟麥二千斛天和元年陝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解荊州總管餘悉如故路出王官城臨河曲戍清陝右高視棠陰部領宴煥晦明爲疾天和四年謝病故京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八鑾蹕降臨軒懸輶樂九旒龍旆之錫三河騎士之送詔贈太保涼夏靈銀長河鄯甘瓜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謚曰文公狀貌邱墟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煙霞之涯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遭荼苦在山服終攀柏樹枯侵松獸死盡忠事國竭力從政其門如市其心若水奇策密謀百僚仰止忠貞亮直明王敬焉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成誦在心取爲時用居常服

翫或以布被松牀盤案之間不過桑杯石鼎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止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慕墳埏奉遵遺訓是以衛青之塚仍陪漢武之陵管仲之墳卽接齊桓之墓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寧三方鼎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旣畫雲臺乃題麟閣更贈公爲鄆國公邑五千戶追崇列辟事極神魂再改銘旌恩隆封墓公在民留愛身後見思吉日良辰郊祠野祭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表求立廟陳請象魏有詔許焉桂陳杏梁綠墀青瑣按歌會舞鳳蓋霓裳南浦送而行雲東風飄而零雨是知漢陽郡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豈獨欒公之社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道鍾屯剝世屬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客車周室繫馬秦臺乃齊七政爰啓三才烈祖燮諧九龜梁棟取才逢獵求賢入夢匡贊官雲謀猷紀鳳律定公族珪分職貢乃惟嗣德實秉英靈身圖斗宿面繞樞星青衿敬業童子離經信陵虛右干木分庭忠孝純深樞機周密孔光不言曹參勿失溫席扇枕承顏悅膝凍浦魚驚寒林笋出肅肅風正沈沈器局直似貞筠溫如瑞玉清不置水明不舉燭馬願如羊金須似粟上將克昇元戎旣序夏陽三捷夷陵一舉憑軾下齊陵江入楚鼎反歷室鐘歸大呂六卿咸事天官是司二南作伯棠陰實治清風有頤綠竹聞詩贈行之冊超然帝師昔侍蘭苑今陪杏林死生契潤無違一心風雲積慘山陣連陰陵田野寂松徑寒深夏嬰之隴橋元之墓馬見千年車回三步左無長樂前非武庫直望高碑增悲行路

庚子山周車騎將軍賀婁公神道碑○句調往往自襲使事亦熟處難忘

昔者軒邱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于周張仲爲孝友謀于晉張彥爲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卽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孫有鑑基于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于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劔則千人可敵三槐以鼎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終于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池州刺史惟公秉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知名于郭伋羊車在道卽見賞于王澄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爲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略惜君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爲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旣寧沈黎卽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旣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鎮岷邱揚旆錦水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上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于靈山武侯南征浮船于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爲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卽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卽用和鄰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

面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爲志。軒邱陣法聚石成圖。旣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讐。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客城池門闈戶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隸似畏都官。旣而孤城鄭嫗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醫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阮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于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恆驚。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于撫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鐘鼎成列。冠蓋連陰。所謂生爲貴臣。死爲貴神者也。但以游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櫓飄颻。方臨武威之戍。邱陵迥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于武溪。尸柩反于魏里。梁鴻死于會計。妻子歸于平陵。嗚呼哀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卽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仙洞。黃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飄。霸城嚴肅。並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刺舉。連鑪袞服。草靡青邱。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劍足身挺。書堪面試。旆節旣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蛇盤經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旌旃九坂。艤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火井星浮。樽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脰河陽。偏師洛浦。署陣成皋。連旗廣武。朝兵滅寇。夜營多鼓。箭起六麋。鋒推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鑿驚二豎。游魂通夢。言反舊塋。紫泥賜冊。黃腸贈行。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鑿楹。

武侯爲廟。欒公爲社。雲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溫鵬舉常山公主碑

○泠泠叩玉之音

啓泰微之層構。闢閨闥之重屏。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廣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秉靈宸極。資和天地。芳芬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祕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閒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撫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執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瑟琴。立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鸝。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

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邱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塋。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櫓徒列。琬琰空傳。